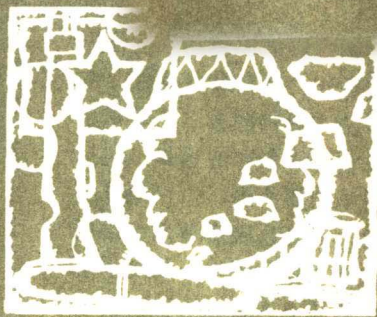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北儿童文学作家丛书



帽子里的信

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出版说明

东北儿童文学作家丛书选编的作品，包括入选作家的近作、佳作和代表作。本书是严振国同志二十多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选集，包括四个中篇小说、三个短篇小说，都是反映解放前夕辽西农村儿童生活的，描写了那里的风土人情，伦理道德，有眼泪，也有希望，展示了农家儿童纯真的心灵世界。

帽子里的信

mao zi li de xin

严振国 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丹东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^{1/32}·印张10^{1/2}·插页：2·字数160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

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500

统一书号：10289·25 定价：0.84元

帽子 里的 信

严 振 国 著

作 者 简 介

严振国，原籍山东乐陵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生于辽宁省锦西县，童年生活是在农村度过的。一九五一年入锦州师范读书，先后就职于城乡小学、区教育局、作协辽宁分会及《新少年》杂志社，现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。

作者热爱少年儿童，多年来坚持业余写作，以描写解放前的辽西农村生活风貌见长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冷丫》曾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三等奖，《周总理的美德》一书曾获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。



目 录

送财神	1
卖煤	36
进山记	51
鹤鹑	68
出关寻宝.....	112
冷丫	161
帽子里的信	261
后记	319

送 财 神

记得小时候，到了大年三十晚上，会听到街上传来清脆而凄凉的喊声：“迎财神啦！迎财神啦！”
接下去就是：

“财神爷，迎进门，
你家添个聚宝盆；
财神爷，屋里住，
你家长棵摇钱树。
财神财神来正东，
你家五谷保丰登；
财神财神来正西，
你家娃娃抱金鸡……”

这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在挨门挨户的送财神。我十岁那年，也去送过一次，并且做过发财的梦。

一 怎样脱身

年三十偏晌，村头的野碾子闲静下来，妈领我去碾红高粱。往常吃野菜和树叶子，妈把脸吃肿了，我的小肚子梆梆硬，蹲茅坑一蹲老半天。这回，妈说过年了，要煮顿干饭给我解馋。我一听，浑身来了劲儿，抢先抱住大碾杠，跑得嗖嗖的，就象刚喂过料的小毛驴。

妈看看我，苦笑一下，说：别逞能了，还是咱娘俩推吧。看你瘦成啥样子，两根细脖筋挑个大脑袋，小心伤了力。”

望着妈一双山东小脚在碾道里紧捣腾，我真可怜她。唉，要是我爹在家，也不至于这样难哪！

忽然，从土墙后边传来了口哨声。我明白，这是长顺和二喜叫我呢。我的心动了，说：“妈，等碾完了米，让我玩一会儿吧。今儿过年，哪能总叫小孩干活呀？”

妈的眉头紧了紧，说：“鼻子闻到香味了吧？不行，这几天人家吃好的，咱别去。”

哎呀，她猜到哪儿去啦？不错，八岁的时候，爹走了，过年那天我看锅里不见油星，就跑到村里去玩。有一家炖猪头，猪头在锅里翻花冒泡儿，香

味呛鼻子，我就靠在人家门框上舍不得走，悄悄咽口水。这时，妈来了，扬手扇了我一个大巴掌。妈是个刚强人，要脸面，可我没偷没摸，干嘛非得打我不可呀？

我说：“妈，我那一年还小，现在不馋啦！”

“不馋也别去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怕人家笑话呢！”

哼，不去就不去。反正我心里不痛快，干活也没劲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我浑身直打哆嗦。米糠被风吹跑了一把，我狠狠心，假装没看见。

一会儿，口哨声又响了。

我心里发痒，真想拔腿就跑。长顺和二喜早晨同我约好，今天晚上送财神去。财神我早就见过。那本是一张一张的毛边纸，经过乡间作坊石印，变成五颜六色的画像。财神是个男的，胖胖的脸，留着五绺长须，怀中抱着大元宝，身下骑着玉麒麟。麒麟身上似乎写着字，不是“招财进宝”，就是“日进斗金”。过年的时候，家家图个吉利，你给他送去一张财神，他就给你一点零钱，或是半瓢粗米。碰巧了，兴许得到冻豆腐、粘饽饽哩！长顺说，离我们村子十多里，有个张家作坊，那儿的财神印得

好看，价钱便宜，只要连夜送出去，不是“一本万利”，赚头也少不了。不过，这事我先不想让我妈知道。等我把一口袋吃的东西背到家，那她就说得说：“乖乖，俺们锁子还有这两下子哪！”

“别管她，硬着头皮跑吧！”我在心里自己给自己打气，马上就要行动。可这时候，妈转过脸来，两眼狠狠地盯住了我。我心里想了啥，她怎么知道呢，真怪。

妈继续望着我，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心软了，赶忙低下头。往常，我不怕她打，也不怕她骂，就怕她叹气。中秋节那天，她站在院子里，仰脸望月亮，长吁短叹，一宿不进屋。我喊她睡觉，她说睡不得，一合眼就做恶梦——梦见我爹倒在山上，一群野狗围着啃；再不就是我爹缺了胳膊又缺腿，跪在马路边上讨小钱。她这是想我爹，想迷了。进了今年腊月，她又常常叹气。我明白，爹没回来过年，她的心又悬起来了。越是这种时候，我越要加小心。要是惹她难过，说不定寻死寻活呢！万一我妈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靠谁呀？

推呀推，我拿出吃奶的力气帮妈推碾子。

保长家碾米碾得细，专吃米心儿。我妈碾米碾得粗，很快就碾完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抬头伸伸

腰。这时候，天上掉下来一个小泥蛋儿，正好打在我脸上。哪儿飞来的小泥蛋儿呀？真是活见鬼啦！噢，想起来了，准是猫在土墙后边的人等急了。

我跟妈说，我要去撒尿。妈没吭声。

其实，我是骗她，一翻过土墙，就跑个一溜烟。

三个小伙伴跑到乱坟岗，坐在坟包上喘大气。谢天谢地，我总算脱身了。

二 秃爪子大伯

长顺和二喜，准备了三条布口袋，留着装冻豆腐、粘饽饽什么的。他俩知道我不想对妈说，就给我带来一条。可是买财神的钱，他俩带得少，不能借给我。这下可把我愁坏了。

我们三个当中，二喜最小，长顺最大。长顺把破狗皮帽子往脑门上推了推，挠着后脑勺说：“别愁，秃爪子大伯待你挺好，快去找他借吧，我们在这等着你。”

我说：“他手里有钱吗？”

长顺说：“前天赶集，我看见他卖过苇席，卖了一些钱，管保够你用的。快去吧，没有错儿！”

我返身又往村里跑。

秃爪子大伯原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叫什么名字，村里很少有人知道。有一年，他来到我们村，给保长家扛活，后来就留下了。那时他还是个壮小伙子，不但干庄稼活是把好手，还非常好乐。他扭秧歌扮小老妈，笑得姑娘媳妇肚子疼。他踩高跷翻跟头，谁看见谁吐舌头。开头，人们叫他小扛活的，后来叫他大乐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大乐变成了老乐，还没娶妻立户。有一次，老乐听说外地有个年轻的寡妇想改嫁，就把又穷又破的“窝”收拾一番，托人去请她。那寡妇姓于，远道而来，没亲没友，并不知道老乐的根底。她见老乐人和气，炕上铺新被，缸里有陈粮，红漆大柜黄铜锁，就一口应下来。成亲不出半月，东邻来取缸，西邻来抬柜，屋里变个溜溜光——东西都是借的。于寡妇哭肿了眼泡，咕咚一声投了井。村里人七手八脚救活了她，劝她想开些。她听不进耳朵，只说老乐不该骗人，使她没脸活。最后我妈说：“讲一千，道一万，你俩都是苦命人，凑合着过吧。”打那以后，老乐对她更好。她呢，给老乐生了一“窝”孩子……

这些事我可没经着，都是听我妈说的。

我八岁那年村里摊了一批劳工，保长亲自吩咐，

把老乐和我爹都送走了。过了一冬，老乐先回来了。老乐进村，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：背驼得很厉害，两颊塌个深坑，咳嗽起来有出气没进气，憋得脸都变了色。他的十个指头都没有了，剩下两个秃掌子。他说手指头在北满冻掉了，工头看他干不了活，把他放了。人成了半残废，回来又有啥用？家，好象一辆重载的车，等着他去拖，可他再也拖不动了。不知是谁出的好主意，他的家里住进去另外一个男人，叫做“拉帮套”。在关外，“拉帮套”的人家不光我们村有，别的地方也有。从此，老乐再没玩过，再没乐过，孩子们都叫他秃爪子大伯了。

这样一个穷老头子，我怎么好开口向他借钱呀？

可是又一想，长顺的话也有道理。

自从秃爪子大伯回村，我妈就把他缠住了：问我爹啥时候回来，是不是把骨头丢在外头了？他总是这么说：“锁子妈，你甭瞎想了，我眼见他好好的，等期满就回来。”我妈不敢信，可也没法子。我一想爹了，就去找他唠嗑。他也不讲我爹的事，总是说：“傻锁子，快点长，长大了养活你妈。”别看他手不行，照样编苇席，编草鞋，你说怪不？每逢赶集回来，他有了零钱，就分给我一点，还嘱

咐说，不要让他家里的人知道……

大伯待我这么好，不找他借钱又找谁呢！

我鼓起勇气，推开了他家的秫秸障子院门。

可巧，院子里没有人。侧耳一听，于大妈（就是当年那个寡妇）和那个“拉帮套”的，在地窖里收拾白菜呢。屋里只有秃爪子大伯自己，我就悄悄地溜了进去。

三 压岁钱

“大伯，你家还没动烟火呀？”我进了屋，先这么说。

大伯象一条怕冷的虫子，蜷缩在炕头上。他一边吧嗒着旱烟锅儿，一边“克儿克儿”地咳嗽着。稍停，才回答说：“他们正忙着哩，一会儿就做饭。我们今儿个有好吃的，方才你于大妈说，还要请你们娘俩过来，一块吃哩。”

我说：“我妈要脸，你们甭去叫，她不会来。”

“那也不要紧，你别走了，你吃就行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吃，我不馋。”

他又咳嗽起来，好半天才倒上一口气，吐了一口粘痰。我见满地的痰，有的发黄，有的带血丝，

就说：“大伯呀，别再抽烟啦，多活两天吧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怪难看的：“反正只剩一口气了，死不死不搁在心上了。”

这时，于大妈在灶间里淘米了。我向她瞄了一眼，回脸凑到大伯的耳朵眼上说：“我妈说，等你们过了世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你家两个男人拉大锯，非把大妈锯成两半不可。是吗？”

大伯摇摇头：“哪会有这事，你妈是讲瞎话儿，哄你玩。再说，就是真有个阴曹地府，我能去锯她吗？你大伯一辈子没欺负过谁，更不会欺负她。唔，我倒忘了问你，你妈咋样，这两天哭没哭？”

我说：“哭是没哭，不过爱叹气，比哭还叫人难受。”

“那是想你爹了。一个妇道人，越想路越窄，心口窝里堵得慌，哪能不叹气。”大伯说到这，拍拍我的头，又说：“一会儿你去叫她来吃饭。她不来的话，明早晨我去给她拜年，顺便劝一劝，让她心里宽解宽解。不管你爹怎么着，还得咬牙撑啊！”

“可是，得撑到啥年月呀？”

“唉，傻锁子，你经的少哇。你光知道现在挂

满洲旗，可以前挂的什么旗？以后还会挂什么旗？慢慢看吧！我是老了，不一定看得着啦！”

我又凑到他的耳朵眼上说：“大伯，你真是人家放回来的？我听说，你是逃回来的……”

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眼球上布满红丝：“哪个烂舌根说的？”

“是长顺……”

“这个坏小子，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劳工不服管，放火烧了仓库。工头对你有疑心，用铁丝缠住手指头，把你吊在松树上，让你承认是领头的。你不承认，工头就睡觉去了。夜里天太冷，手指头不过血，全都僵了。你一狠心，把十个指头挣断了，就掉在地上……”

“屁话！你现在去找他，扇他几巴掌！”大伯的脸黄了，黄得没有血色，两只手掌打颤颤，伸出去摸旱烟锅，怎么也抓不起来。我赶紧替他装烟点火，然后将烟嘴子插进他的牙缝里。

他猛吸几口，又是一阵咳嗽。我爬上炕，用小拳头给他捶背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摆摆手掌：“不，你别打长顺，就告诉他，再别胡讲了，万一叫警察听了去，兴许抓我呢！”

“嗯，我这就去找他。”我答应着，抬腿就走。走了几步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忽悠一下想起来：哎呀，我不是来借钱的吗？怎么嘀咕了半天，反把正事给忘啦！

返回身，我说：“大伯，我想问你一个事……”

“脸红什么，说嘛。”

“你……你腰里有零钱没有？我打算……打算那个。”

“有，有，我早给你留出了压岁钱。明天正月初一来拿吧。”

“我现在就给大伯拜年，给大伯磕头，你提前给我吧，我有急用！”……

我象快乐的山羊，冲出屋，一颠一跳地向野地跑去。

四 长顺不肯“拉勾”

坟地里，那两个正伸直了脖子望着呢。

二喜问：“你真能磨洋工，咋才回来？再等一会儿天就黑了。”

我装成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说：“没借来钱，早回来顶屁用！”

长顺说：“怪呀，我出的主意向来不大离儿，

今几个怎么香瓜打尖——出了杈(岔)子啦？”

二喜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秃爪子大伯准是攒棺材钱呢，若不然，到时候让人拿破席头卷呀？”

长顺从怀里摸出几枚沾满土屑的硬币，说：“咱们走吧。有福大家享，有难大家当，两人本钱三人用，快买财神去。”

我跳上坟尖，把棉袄口袋拍得哗哗响，哈哈大笑。

他俩知道受骗了，把我撂在草棵里，一个“胳肢”我的腋窝，一个掏我的压岁钱。两个还同时喊着：“借给我点！借给我点！”

我挣扎着爬起来，对二喜说：“好，借给你点！”

长顺说：“我呢？借他不借我，真叫我上火！”

我一蹦二尺高：“不借你，就是不借你！”

他推了推狗皮帽子，挠着后脑勺：“我咋得罪你啦？”

“你为啥说秃爪子大伯是逃回来的？”

“不是我先说的，是保长家的小六子说的。我要不跟你好，还不告诉你哪！”

“那你向别人说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绝对没说！”